



編者按：今年感覺全世界的人都在過中國新年，好朋友李敏儒先生回到他闊別27年的家鄉長沙過新年，他感受到朋友的真誠友情，感謝他推薦了他的好朋友的佳作，給伊利華報的讀者分享：

二十七年回家鄉，
餐餐團聚親友忙。
瀏陽河畔放花炮，
老夫聊發少年狂。

上次在家鄉長沙過年，還是1997年。二十七年前，北辰三角洲還是一片荒灘，如今卻發展為央視春晚分舞臺。長沙黃興南路，變成熱鬧非凡的步行街。當年的八角亭，現在矗立了摩天大樓國金中心。那時年夜飯在家里做，現在都是在餐館吃。那時長沙大街小巷放鞭炮，現在卻到郊區，公園空地放煙花。

家鄉變化大，不變的是濃濃的鄉情、親情。家鄉，生我養我的地方，有親人、朋友、同學、老師、同事、鄰居仍然在牽挂你。不管走多遠，離別多久，情感率在家鄉的心上，系在我的心頭。春節期間，餐聚接連不斷。見到當年燒鍋爐的工廠同事、朋友。他們那時知道我偷聽敵台自學英語，卻無人舉報，我至今感激。



（圖一）湘陰酒廠同事、朋友
我見到了省建六公司子校的老師同事，當年他們支持幫助我參加高考，情誼至今難忘。（圖二）
子校老師，人間重晚晴
三十除夕，兩餐團年飯，一是與大哥、四妹及家人團聚。（圖三）
另一頓團年飯是與二舅表兄弟姐妹一起歡聚（圖四）。

大年初一，大舅家表哥宴請。（圖五）

大年初一，給李家最年長的姐姐拜年。（圖六）

大年初一晚，返老還童，放起了花炮！（圖七）

接下來老友歡聚，上世紀70年代，80年代的朋友，久未相見，一見情誼仍然如故。其中就有我推薦的《新疆徒步2400里》的作家黃新心。他是武大新聞系第一屆學員，我當時是中文系老師。他至今還保留了我上課的聽課筆記。非常難得的情誼。（圖八）

大年尚未過完，心里充滿感動。借用表兄劉超邦的詩結束本文：

舊時山巒舊時江，
兒時悲喜共珍藏。
二十七年得一聚，
觥籌交錯話麻桑。



簡單四字受用終生——武漢大學首屆新聞系瑣憶

黃新心

武漢大學新聞系正式成立後的次年，即1984年，招收了第一屆新聞學專業本科生，同時應國家廣播電影電視部的委託招收了一個兩年制的“新聞干修班”。這個班的學員全部是南方10省（區）的廣播電視新聞從業人員，通過全國成人高考的方式錄取的。其中：湖北28人、湖南4人、貴州3人、四川、安徽、陝西、江西各2人、河南、廣西各1人。我有幸被錄取到干修班，當時任長沙人民廣播電台總編室主任，因此被系里指定為第一任班長。這樣，我比其它同學有了更多接觸系領導和老師的機會。將近40年了，回想起進校的情景，我最先想到的是兩位老師講話中用的兩個詞。簡簡單單四個字，卻讓我受用終生。

“受眾”

當年新聞系教授何微先生，是劉道玉校長親自寫信、發電並多次派人赴西安請來南下執教的，一到校就創辦了武漢大學新聞研究所並擔任所長。我們的《新聞理論》課自然是由他講授。何老的第一堂課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用了“受眾”這個概念。以往我們在提到新聞媒介接受者時，都是分別使用“讀者”“聽眾”“觀眾”這樣的說法，而“受眾”一詞，將信息傳播的接收者全概括了，宏觀上是一個巨大的集合體，微觀上又是多樣性的人。當時我第一次聽到這個提法，覺得既新鮮又實用，聽課完了以後，便趕緊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長沙的廣播電視報《空中之友》，文章着重介紹了這位新聞界的老前輩：先後擔任過新華社山西分社、北京分社、江蘇分社社長、《陝西日報》總編輯等職。同時還轉達了何老關於“受眾”的提法，認為值得認真琢磨。

後來才知道，新聞傳播活動中，究竟是傳播者為中心還是接受者為中心，一直是眾多學者研究和討論的焦點之一。到二十世紀初，“受眾社會理論體系”逐步形成。而到二十一世紀，網絡的興起使得“受眾”的範圍越來越大，隨之而來的“受眾即市場”的傳播理念有着極大的局限性，甚至帶來負面效應，以至出現了電視媒體的“唯收視率論”。回頭來看，何微先生作為資深的新聞工作者，全國第一家新聞學術理論刊物《新聞研究》的創辦人兼主編，有着對新聞理論很深的研究和敏銳的觀察。而當時正是“受眾”二字，使從事新聞工作多年的我，明顯感到自己專業知識尤其是理論修養的不足，值得從頭認真學習。自那時起便對新聞理論的動態格外留意，而畢業後照樣密切

關注新聞傳播理念的變化和發展，不敢懈怠。即使退休後被湖南省廣播局聘為“閱評員”，仍注重這方面的繼續學習。

何老的《新聞理論》課共有五大講：一、新聞學是一門獨立的科學，二、新聞事業的性質，三、新聞、四、關於新聞的真實性，五、新聞價值。每一講又設若干章節，有概述，有分論，有史料，有例證，引經據典，娓娓道來，讓我們人心入腦，受益匪淺。而作為年近七旬的老人，他說：“我來武漢大學，一不為官，二不為名，三不為利，為的是把武漢大學新聞系辦成全國第一流的新聞系，為的是把我們的學生個個都培養成合格的新聞人才。”這樣的精神追求，更是讓我至今仍對他老人家無比敬佩和深切懷念。



何微教授1984年與我的珍貴合影。

畢業前夕，何老給我親筆留下的贈言是：“廣播電視是人民的事業，為人民而刻苦鑽研艱苦奮鬥，其樂也無窮！”

“後勁”

武漢大學新聞系首任系主任是從中文系請來的吳肇榮教授。吳老師溫文爾雅，書卷氣十足。記得他第一次對我們干修班學員講話時，希望我們通過學習，增強後勁。對“後勁”二字，我當時並不知道最初出現在《左傳·宣公十二年》且有多重解釋，只偶爾聽飲酒的人提到過。吳老師卻用得如此變通，而又十分貼切，讓我眼前一亮，豁然開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於畢業回長沙後，在召集市電視台和電台的新聞部記者首次會議上，我也“照葫蘆畫瓢”用了“後勁”的說法。

吳主任不光這麼說，而且還帶領全系的老師

們，從課程設置到教學環節，都奔着讓我們“增強後勁”的目的，儘可能地讓我們拓寬知識面，強化吸收力。吳老師自己開的課是《當代文學》。其他老師的課，印象比較深的有：系黨委書記兼系副主任吳高福老師的《美學概論》、系副主任樊凡老師的《新聞寫作》、曹光瓌老師的《中國新聞事業史》、周運清老師的《社會學基礎》、李敬一老師的《古典詩詞欣賞》、邵建華老師的《寫作》、劉晨鋒老師的《歐洲文學史》、徐德寬老師的《旅遊地理》。還有《新聞採訪》《古代散文》《現代漢語》《英語》等。干修班的同學們除了學習涉及面廣泛的各科課程外，還經常到別的系去旁聽自己喜歡的課，去參加學校舉辦的專題講座。正是這種如飢似渴地對知識的吸收與接納，通過兩年學習回到原單位之後，大都顯露出強有力的“後勁”，成了工作中的業務骨幹或者領軍人物，有的甚至跨界嶄露頭角。

畢業一年後的1987年5月，我收到了吳肇榮老師惠贈的新作《中國現代作家型記者》，不由得心頭一熱，涌上難以言狀的感動。我是1979年底入職任記者的。這之前的1975年，我的小說處女作《長在屋里的竹筍》就在全國引起討論。1976年，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將我就此小說改編的同名劇本攝製成我國第一部水墨剪紙片，1978年獲得國際動畫電影節一等獎。1979年3月，我成為了中國作家協會湖南分會會員。1982年，我編劇的中國第一部幼教題材的電視劇《楊老師》由湖南電視台拍攝，獲得全國優秀電視劇“飛天獎”。這些情況，我入學後吳老師或許都知道。在他眼里，我也算得上一名“作家型記者”了，所以他單獨送了我一本。

吳肇榮教授1987年惠贈的學術專著（右圖）。

“新心藏書”印系車英教授1986年友情雅鑒。拜讀完吳老師22萬5千字的專著，除了對其中的一些論述感同身受之外，也引起了對自己的職業走向的思考。兩年之後，我調入省廣電，成了一名專職編劇。爾後，我編劇的作品，有兩部在全國優秀電視劇劇本評獎中獲獎；有9部電視劇、1部廣播劇獲“飛天獎”“金鷹獎”“五個一工程獎”等國家級大獎，其中電視連續劇《大學女孩》還被中宣部列為“五十年大慶”十部重點獻禮劇目之一。此外，還出版了兩本報告文學：《老兵好帥》（袁隆平序，國防科技大學出版社出版）《大愛媽媽》（湖南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每當我

重新翻閱吳老師的罕見的跨學科研究專著時都想，這或許夠得上吳老師所希冀的“後勁”吧？感激之情，不盡綿長。

